

美軍在華暴行錄

美軍在華暴行錄

美軍到上海已是一年了。去年美軍到上海後，上海人確是出之由衷的歡迎。誰都願意到國際飯店門前去看盟軍，甚至以與美軍一談爲榮。所以這樣，固然是由於人民對盟軍的崇敬、佩服、親切之感，另一方面也着實因過去日本軍人那種橫行跋扈、歧視中國的惡劣作風給上海人的印象太深了。不僅上海是如此。其他各地亦是如此。

然而，一年來美軍在華的種種行動，却使美軍所到各地的善良的中國人民所「不敢領教」的，對美軍由衷的歡迎的心情已被疑懼、憤慨代替了。中國人民不明白「盟軍」究竟來執行什麼「任務」。難道美軍在華的任務是無限期的嗎？不管美陸軍部長柏特遜一再說：「美軍駐華甚爲正當」，但是在中國人民看來，實在是侮辱中國老百姓。這是千真萬確的，不信，讓我們來看看他們是怎樣在中國執行「任務」的吧。報紙上發表的，祇是很少一部分，就是這點材料，也已足說明美軍非立即撤退不可了。

一 吉普車狂馳，撞死人活該嗎？

先說上海。

去年十二月八日夜在亞爾培路，有美軍用二噸半巨型卡車一輛沿亞爾培路狂馳，當即撞毀私人汽車一輛，死一人重傷三人（內有二人送醫院即斃命）。該車又撞毀三輪車一輛，車

夫被撞死，乘客重傷。而該車仍不停止，馳向巨籟達路口，又撞傷兩行人，毀人力車數輛，并輾死一人，且撞倒樹木數棵，電線桿數根，該車共肇禍四處，前後輾死四人重傷三人，輕傷一人。

一月六日夜南京路，一美軍用巨型卡車一輛（牌照滬國四一〇二三），（美海軍牌照二六一二三七），由東向西疾駛，至泰康公司門前，撞上電車月台，將在托兒所任看護的任惠貞，王寶鳳，王沈氏，（浙江籍）及在站維持秩序之一八七九號警士撞倒。該車駕駛員已肇禍，當即狂駛圖逃。

三月四日邁爾西愛路巨籟達路口，有一女金弟，年甫八歲，正在該處路旁玩耍，其時有一〇一九五號吉普卡一輛，適由北向南疾馳而來，駕車者係一盟軍，傍坐吉普女郎一名，兩人正肆意戲謔，不顧路旁小孩，當即被撞倒，頭破血流不省人事。

三月十六日我國著名劇作家夏衍及詩人戈寶權也被美軍吉普撞傷。

四月七日，十五歲的女孩寶菊芳被疾馳之吉普一輛輾倒，腦漿破裂，胸腿血流如注。

同日一五十九歲老婦被吉普從背後撞倒，頭破裂開，慘不忍睹。

五月十五日夜有國滬字第四〇六九號美軍卡車一輛駛至吳淞路三角小菜場附近，將讓路靠邊走之三輪車撞翻，乘客兩人，車夫一人均受傷。此時恰有文匯報汽車適過該處，遂趕前攔截，未被脫走，適警察趕到處理，當時車上美軍官二人竟欲打文匯報汽車的司機。

六月廿九日，一中年女子乘一路電車往成都路時，手臂伸出窗外，為飛馳之吉普車折斷，頓時鮮血淋漓。

七月八日國營招商局經理徐學禹在國際飯店歡送何應欽赴美會中辭出後，正擬上自備車時，突馳來美軍駕駛之吉普車一輛，自其身旁擦過，徐氏閃身躲開，但左腳已被碰傷。

八月七日下午，在北京路四川路，一三輪車正在兜攬雇客時，突爲一〇二號吉普車所撞，當場車夫陳金生被輾傷右腿，血流如注，所騎三輪車亦毀壞殆盡。

八月十六日下午，在虹口裏虹橋塊，一輛盟軍的吉普車疾馳過橋飛快地向斐倫路轉灣，車頭竟衝入鶴昇茶樓，站在人行道上一個六歲的孩子，即被輾斃。該車竟想逃走，恰有一青年氣憤不過，當即跳上該車責令停駛，不料盟軍不但不停止，竟將那個青年一拳從飛快的汽車上打下來。

八月廿日，故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委員張詠春夫人程定均女士，現任市立小學校長，自書局配購教科書後返校，偕其第二子張平孫（十七歲），行經畢助路五十一號門首時，突有美軍醫院之滬國四一九號軍醫車，行駛太速，竟衝過人行道上，張子當即被撞死於路旁之竹籬笆上，張夫人亦被撞出丈許外，受有重傷，雖當即送美軍醫院急救無效，又即改送廣慈醫院，終因不治，而延至第二天逝世。

又該車駕駛員見肇禍，尤圖脫逃，詎料路旁之樹亦被撞倒，阻住去路，被警察二〇一號所知，遂將駕駛員帶局詢問，始悉在肇此禍前，曾在徐家匯路台拉斯脫路口一六〇號門首，因行駛過速，衝上人行道，將一六〇號石牆撞破一孔。

八月廿五日下午三時四十分，江灣西營房傘兵第四隊傘兵，名張孝傑者，在南京西路大光明戲院門前，穿過馬路，欲至對面之電車站時，適有中美醫院第四二一九號執照之病車

一輛，疾駛而過，因躲讓不及，遂被車撞倒，左足受傷而該車適爲救護病車，遂將張送中美醫院。

九月九日上午，上海市府衛生局七十二號工役陳求福（年五十二歲），行經霞飛路嵩山路時，被滿載美軍之E.S.C.十輪大卡車一輛，被撞傷倒地，當經崗警截獲後，令車夫將傷者送院救治，然該車中之美軍官員不允，謂須將車中之美軍送達目的後始能運送傷者，警士力阻無效，乃任車駛往邁爾西愛路十三層樓，俟美軍全下車後，始將傷者送往廣慈醫院，惟因時間耽擱過久，傷者內部出血過多，不及救治身死。

這些事情不過是幾百事件中的十幾件，不信的話，讓我們來看看國民黨官方發表的一個統計材料。這個材料告訴我們，在去年九月十二日起至本年一月十日止的一百二十六天中，曾經發生吉普車撞傷撞死人的事件有四百九十五起之多，平均每天就有四件慘案輾傷（包括重傷和將成殘廢）。無辜被撞的二百三十六人內輾死者十八人，平均每天死傷兩人（實際不止此數）。（見一月十二日前綫日報）。另據六個報紙所載吉普慘案的不完全统计：自去年十二月起至本年七月二十八日止的七十八件吉普慘案中，即有一百十五人受傷，內三十四人傷重死亡。又據文滙報載，僅僅廣慈醫院一處，在八月份因被吉普車撞傷而送入醫院者達三十五起之多，其中重傷二十人，因傷而死者五人。如果以官方統計每天平均死傷二人，至今一年，已有七百二十餘同胞冤死在吉普車輪下。

不僅陸地上的吉普車逞兇，連停泊在黃浦江中的美艦，也是時常撞壞民船與小工。如二月十六日駁船一隻爲美登陸艇撞沉，死一人，傷二人。五月二十二日帆船一隻爲美運輸船撞

沉，水手翁阿品撞死。據六月廿六日聯合晚報統計，每天總有兩個小工掛彩，即是說十一個月來已有小工六百餘人成了美艦的犧牲者。靠江爲生的水手生命的安全毫無保障。

在上海如此，在北平、天津亦是如此。根據報紙極不完全材料：在八月份美軍汽車在平肇事八起，撞死七人，傷一人。計八月二日撞死十一戰區政治部主任張長張及先，五日撞傷市民李許普，九日撞死幼女常運靜，張英昭二人，十二日撞死楊魏氏，二十二日撞死警察三分局局員李耀昌及九十二軍二十一師政治部勤務員夏雨芳二人，二十三日撞死雷溫氏。雖然美軍汽車不斷肇事，却從來未懲辦，被撞死者由其家人埋殮即告了事。國民黨對此竟熟視無睹，甚至軍官張及先之死，當局都未敢發表消息。

二 無理毆人，把人命當兒戲

美海軍在上海無端毆打、槍殺人的事，幾乎每天發生，據一月二十一日前綫日報徵引某主管機關關於美軍在滬發生的傷害、毀壞、損害之統計中稱，去年十月份共犯六起，十一月份十四起，十二月份卅一起。平均十月份五天一起，十一月份增爲二天一起，到十二月份已激增至一天一起了。另據六個報紙的不完全統計，自去年十二月至今今年七月三十日間，發生的三十起美軍傷害華人案中，受傷的人數達四十四人，內重傷十五人。若以官方統計中十二月份的傷害案平均數，即每天死傷害案一起，死傷一人計算，十月來美軍在滬至少無故傷害中國人民已達三百人以上。在這些案件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們是如何兇殘的把毆辱、槍殺中國老百姓而作爲開心的玩樂。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他們是如何的兇殘與恨心的毆打那些無辜的

人們：在一月十二日有美水兵三人在濠橋弄口，用石塊毆傷一常州中學學生四人。

一月廿二日上海兩萬失業工人遊行請願，經過北京路外灘，一羣美兵竟在某大廈高層用啤酒瓶猛擲工人，擊傷工人五名，內兩人重傷。

三月三十日美水兵兩名乘三輪車不給車資，車夫向其索取，該兩兵即聯合水兵一羣，將車夫呂貴打得頭破血流，肋骨折斷。

五月廿日曾有文滙報一讀者名張家餘先生，投函該報：當他夜晚十時光景，路過愛文義路哈同路口有一個三輪車夫模樣的人，擋住去路，不遠的馬路上停放一三輪車，車旁立有二個高大的美國空軍，在細雨濛濛暗淡的燈光下，這位車夫戰戰兢兢向他說：『先生……謝謝你幫幫忙，外國人打我，你可給我說幾句美語好嗎？』此時，車夫已被打傷。他亦不會講美語，在與車夫談話時，兩位「盟友」走來向他講話，因他不懂，沒有答話，其中一個美國水兵，就握緊拳頭在他的臉猛地打了一拳，帽子也被打落，險嘴角均被打傷，滿口流血。當此夜深人靜時，又有誰來管呢？

五月二十三日中午，在外灘碼頭，有名戚厚天者，年已五旬，不知何故一美國水兵，將戚之頭額擊傷，而該美水兵竟揚長而去，事後經人召車將傷者送至醫院。

五月二十五日，有美軍五人，其中一人向亞爾培路（林森路北）二五三弄口劉松山所設之水果攤上，搶走桔子兩只，劉松山道上索錢，行至電車站旁，美軍即揮拳痛毆，打傷右眼及鼻嘴掉到地上四次，滿口鮮血，另一人亦被打傷，而該美軍竟駕車而逃。

六月三日，一年老寡婦周龔杏梅向社會申訴。該老人唯一的兒子周孝元，年廿一歲，在

四月廿九日，被派在停泊外灘天文台碼頭捷興輪上值夜看守貨物，當夜深人靜已值戒嚴之際，忽有三美軍水兵（一切似軍官模樣）到碼頭上來叫舢舨擺渡，久無人應，諦瞥見輪上周坐守貨上，乃強召下輪，似令其代履舢舨回艦，久呼無應者，不知如何，一水兵突將周擊倒在地，當周起立時反遭一脚踹落浦江，會奉椽浮，不料在其頭上又被踏蹬一脚，於是沉冤江底，肇事美軍始拔步飛奔而逸。此情均被一賣茶蛋小孩藏身暗處時所看到。周龔氏家中尙有年邁老父，兩人全靠周孝元一人維持生活，自從周孝元被溺死後，兩個不僅終日淚流滿面，悲痛不已，而且生活亦大成問題。

七月八日美兵一名乘三輪車經成都路，見有路人，就在車中開槍射擊。

七月三十日下午，美兵一人僱洋車，車夫因不懂美國語，拉車的稍加遲疑，美兵即大怒，拔刀砍掉車夫五指。

八月七日下午，在成都路新成捕房門首，一輛三輪車載着兩個美國兵捷馳着。右面的一個，突將正在並行的一部黃包車後遂，猛地一拉；車夫因天熱無力，當時車側轉翻身。車中坐客猛地由車中翻落，車又壓在該客身上。碰壞了頭部，鮮血直流，而美國大兵却手舞足蹈的笑了。當爬起来追趕時，三輪車已載着美國大兵逃之夭夭。

八月二十三日晚十一時，三輪車夫趙培甫，鹽城人，年三十二歲，住閘北新民路四十一號踏三輪車爲生，自南京西路某酒吧間中踏得醉酒美水兵三名，沿途叫罵不休，且令「速駛更速駛」，該車夫汗流滿頭，大有「行不得也」之苦，車經衛海威路一〇九號門前時，三水兵突自車上躍下，對該車夫實施「突擊」，致趙培甫頭破血流，奔逃呼救，三美兵猶嬉哈狂

笑，且仍對趙加緊追擊，街頭好事者越聚越衆，且亦有大聲呼打者，旋由警察到來，誠恐事態擴大，遂即報告美軍主管當局，未二分鐘，有美軍海岸巡查隊吉普車及紅十字醫車到來，將肇事者拘去查訊，受傷之趙培甫送廣慈醫院救治。

九月十一日一讀者給文滙報一信，內稱：

編者先生：

每次在報上看到美軍酗酒行兇，調戲婦女的種種野蠻事件，總是使我感到十分痛心，我常常替這些被欺侮的同胞不平，而想不到這種不幸的事情，竟然光降到我的頭上來了。

我是服務在陝西南路甫立體育館附近的一家商店內，本月五日，有一輛美國軍用吉普卡停在我們店門口，（照會爲滙國二八八〇）。我們店中幾個事，都因爲工作很忙，並沒有注意該車從何時方駛來，到五時左右，車上一個穿白制服的美國海軍怒氣沖沖地直闖店堂，大聲地對我說：「拿來，我的皮包」，頓時把我弄得莫名其妙，我問他：「什麼皮包啊？我不知道。」不料話未說完，這位洋大人就生了氣，他不問情由抓起巨掌就對準我的臉上亂打耳槓子，嘩裏咒罵着，另一只手裏握了一只酒瓶，對我作打擊的姿勢，後來把椅子在店堂中亂擲，見人就動手毆打，肆擾有一時以上。我見這種人無理可喻，就打電話給警察，由戶裏派來了一位警員，這位打店的英雄理直氣壯地告訴警員說：「我的車上有一只皮包，裏面有一套衣服，被他偷去了。」天呀！我連夢也沒有做到啊。探員問他說：「你看見他偷的嗎？」他說：「車子停在他們門口，當然是他偷的。」說完硬要我拖上他的車上，聲言要把我送到他們部隊裏去，後來幸而我國憲兵與的趕到才解勸了下來，這位英雄才跳上吉普

卡得意地去了。

當然，倒霉的還不是我，被打了耳括子，還背上了一個賊名氣，真是閉門家一坐，禍從天上來。其實我是一個小百姓，尤其是中國的小百姓，吃幾記耳括子根本算不了什麼一事，不過我常常看見報紙上說駐華美軍是來幫助我們中國的，但是現在看看這樣蠻不講理動手毆人，要是穿的不是美國軍裝，我真也不會相信就是曾經爲民主爲正義而戰的美國軍人。他們掙着援華的牌子，損害我國主權，騷擾我國良民，這是民主態度嗎？這是正義表演嗎？此請撰安。

一個讀者王空谷上

九月十一日又一讀者給文滙報信，內稱：

編輯先生：

請你相信我寫的每句話，因爲你可以看到我所說的這事的可能性，這樣的事情在上海每天可以碰到幾次。

九月一日晚上十點多，我在霞飛路上自東向西回家，剛穿過金神父路口，見一堆人鬧哄哄的，原來是二個水手，吃醉了酒一路打人，幾個老實點的鄉下人，被打了不敢嚮走開了，但是到底中國人不盡是「大國民」，最後一個被打者吃了一拳之後，還敬了幾下，把二個水手打倒了地。正在大家圍攏來的時候，這二個美國水兵跑到一家酒吧間裏（名：藍酒吧）叫出了七八個水手（其中二個黑皮膚的大概是非律濱人），而這個「被打者」——我祇好這樣稱他——並不就逃跑，於是三四個魁偉高大的水手一齊下手，而且還用小刀。我們那位同胞祇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弄得口裏腿上鮮血直流，腿上的血直淌下去還流滿了他的拖鞋

•其餘的同胞們，大家雖然都在喊打，但說來慚愧，大家都是欲前不前（連我在內）後來到底還是一個黃包車夫在大家遲疑了幾秒鐘之後，就躍身參加混戰，於是別的人也擁上前去，不過並沒有因此而發展成爲大混戰，因爲美國SP的吉普車及時趕到，陸續又來了警察憲兵及MP等。

他們捉了幾個水手，並帶了那位被打受傷的及一位證人乘了吉普卡走了，剩下的水手坐上三輪車，嘴裏依舊唱着什麼……happy之類的歌揚長而去。事情就這樣完了。（下略）

愛好自由的讀者上

九月二十二日深夜十二時左右，溪口路（即天主堂街）華都舞廳門首，發生美國水兵以拳擊斃人力車慘劇，出事之後，圍觀者人山人海，轟傳遐邇，未幾有美軍巡邏隊車兩輛經過，竟將該兇犯帶走，茲將出事經過誌下：

人力車夫臧大二子，又名志誠，現年四十八歲，鹽城人，住居茄勒路三〇〇弄三號，昨晚十二時拉得照會第一一七一五號人力車，在外營業，其時張在某處拉西班牙人「賴令納」前往天主堂街華都舞廳，不料該西班牙人不付車資，即昂然入內，張遂在該舞廳門首守候，移時，該西班牙人忽與一美國水兵出外，張乃趨前向賴索取車資，不料竟爲此緣故，引起該美兵之不滿，不問情由，飽以老拳，張大二子遂遭毆傷，倒地呻吟，一時觀者齊集，在羣情憤恨之下有人圖以石片擲打該肇事美兵，斯時有附近街警五九一二號聞訊趕往，加以制止，一面調查出事原因，正擾攘間滴美憲兵吉普卡巡邏經過，彼等即下車向該肇事美兵盤詰一過，立將其帶上汽車，疾馳而去，受傷之人力車夫，即經警方昇送醫院，終以傷重，延至次

晨五時斃命，警方爲明瞭真相及肇事情形，曾將在場目睹之另一車夫陳學東（二十九歲）傳局偵訊。

這樣的事情在上海不斷發生，在北平，天津亦是同樣發生：

五月十日北平快車於天津北五公里遭射擊，事情的眞象是這樣：該次列車，掛有美第七陸戰隊車三輛，因車行後，士兵不時放槍遊戲，致與廿一號橋美守軍誤會，以機槍還擊，當時美軍二名受傷，復擊死乘客三人，重傷五人，計死者爲趙希望、蕭季氏、趙陳氏、傷者爲吳芸芳、繆延祚、楊占林、王德田及一鄉民。負責機關已呈報長官部，并轉告美軍當局。

九月七日在北平，一個美國憲兵開槍擊傷輔仁大學學生曹惠明。原因是他穿着美軍卡其布軍褲。當曹惠明正在看人下棋的時候，那個美國憲兵就從吉普車中跳下，用腳從背後猛踢曹惠明，曹惠明被迫跑開，美憲兵就在後面追趕，并連開四槍，一彈打中他的腿部。曹惠明受傷後已送醫院，他穿着的卡其軍褲則被該美憲兵脫去。

九月六日天津市東局子街農民何萬順，在該街（此處接近美兵營）爲另一何姓者收割田禾之際，被美軍崗兵發現，即開槍射擊。據傳美射殺理由爲「疑係匪人」。

美軍不僅在上海、北平、天津毆打、傷害中國的無辜平民，並且常毆辱俄僑，毆擊之後高叫「打紅黨」，因此，連俄人也非常不服氣，據文滙報載：

八月六日晚十一時半，在上海林森中路，國泰大戲院門口，又有美兵與俄僑互毆格鬥事件發生，緣有美兵三人，酩酊大醉，致與俄僑相撞，初尙爭吵，繼則動武，附近俄僑聞聲趕至，出陣助戰，美軍亦愈聚愈衆，加入混戰。所幸尙未施用武器，僅拳打腳踢，徒手互毆。

格鬥歷時凡半小時之久，其後中美巡邏憲兵聞訊趕至，將醜醉美兵三名連同受傷之白俄一人，一併押登吉普車而去。事後另一俄僑，在路旁大聲疾呼「此係中國之土地，美國憲兵，吾人不服。中國憲兵前來，則吾人自無異言。」且再三高呼「這地方是中國人的。」

九月二十三日晨二時，蘇聯僑民馬爾德諾夫（三十歲）駕駛自備汽車一二一七三號，由蒲石路折聖母院路返家，車停路左，突有吉普車一輛，係一酒醉美兵駕駛，靠左開來，撞擊前述汽車，因撞擊過猛，被撞之汽車竟再撞擊車前之三輪車。該美兵闖禍前，即擬逃逸，蘇僑與之理論，美兵反口出不遜，此時適有美海軍巡邏吉普駛過，蘇僑請加干涉，海軍以肇事者為陸軍，不願過問，允轉請憲兵前來，不數分點，果有憲兵吉普五輛開來，但二十名憲兵下車後不問情由即舉棍將馬爾德諾夫及另一蘇僑朱淑（二十六歲）痛毆，此時附近弄堂內之中俄居民羣相出視，憲警舉槍將彼等趕走，續將蘇僑二人毒打半小時之久，蘇僑被毆倒地後美憲警又將之亂踐亂踢，口中並高叫「打紅黨」等語，旋又將血泊中之受傷蘇僑擲於吉普車內，駛送黃浦警局，沿路又在車中拳腳交加。兩人在警局拘至晨六時，始由值日警，電召傷者父母車送醫院。經查明馬爾德諾夫左手折斷，右腳骨擊碎，全身歐傷，朱淑左眼重傷，恐將失明，內臟亦受重傷。

二 劫奪、強姦、毫無忌憚

美軍在上海，不撞，即打，不毆即殺，這樣好像還不能完成他們的「任務」似的，遂即以搶、奪、騙、姦各種醜態表演給人看，但是，這些平民真是不敢看了。可是，他們却不管

這些，依然在做着，不斷的做。這些，據官方的統計，在去年十月至今年一月十日的一百天中，共發生三十一起，幾乎平均每三日一起。不斷發生的事實是：

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南京路外灘一帶，美軍四人乘吉普車公然搶劫小販所售香烟。

一月十二日王振猶先生投函給文滙報，述說：他居住在霞飛路金神父路附近，每日公畢歸家，常見美兵酗酒滋事。一日有一水兵入一商店挾店主之女於其腋下，頻問要多少錢。又一日有一水兵入某皮鞋店取其一鞋而去，店主出而追之，爲其擊倒於地。某一夜又見一水兵強挾一女子弄弄堂，女嗷呼，幸他幫助，得免侮辱。

一月十二日竟有美軍十餘人在上海最鬧熱的南京路大新公司附近，結夥搶去行人的大衣手鏡等物。

三月十日路透社中文編輯王家驊在漢口路附近被美兵四五人劫去四千元，并遭毆傷。

三月十五日夜新昌路鄧姓之女由外歸家，竟被四名美兵踰牆闖入強行姦淫。

三月二十二日晚九時，南京路金門飯店隔壁美沙利咖啡館，有美水兵三人進食後，無錢付款，其中一人擬將手錶一枚出賣，討價四十美金；由咖啡館茶房王仲連買下。然王交款後，水兵忽又將手錶奪回，爭奪良久，其中一人竟持啤酒瓶向王仲連頭部猛敲，當時血流如注，而行兇者當即逃逸；二人向外奔，另一人則向金門飯店逃去。美海軍憲兵團聞聲趕至，三人已逃走無蹤，王仲連即送入醫院。

三月廿四日下午三時半，有美兵 ADARP 者，單獨光顧霞飛路五六八號大昌首飾店，購買鑽戒，當由該店夥友吳毓之招待攜出鑽戒三枚交閱，計值法幣四十五萬元，不料該美兵竟

不付值，攜戒逃逸，店夥吳毓之在後追趕，并大呼捕盜，該美兵自南成都路折至蒲石路，旋逃入人和合坊內；因該弄爲一死弄，故又出弄狂奔，此時警笛狂鳴，路人亦幫同追緝，同時有巡邏警長八十三號，率同警士第四九五〇號，亦聞聲加入追拿，該美兵至此突反身連開三槍拒捕，一彈擊中八十三號警長之右手，尙幸傷勢輕微，四九五〇號警士遂亦連開三槍回擊，一時鎗聲大作，子彈橫飛，該美兵再作南重慶路折至蒲石路巨達鐵路，旋又奔至九星大戲院後面弄內，而追隨其後之警士與路人，越聚越衆，該美兵奔抵弄內後，不特力倦，抑且自知無法逃避，情急之下，竟萌自戕之念，亟出槍對右太陽穴開放一槍，子彈貫穿左額，頓時鮮血迸流，倒在血泊中，旋由警局電告美方憲兵部，受傷者送海格路四〇〇號陸軍醫院救治。

四月十日上海某女中學生放學經過『美國軍人俱樂部』所在地的斜橋弄，二個美國水兵從三輪車上跳出，『老鷹抓小鷄般』地抓住一個嬌小的女學生，抱回車上，兩個水兵狂摟着她。

八月十九日上海北四川路的女接線員也不得不投函文匯報，申述美軍對他們的侮辱，且看這些善良的中國女人的申訴：

「編輯先生：

我們是在四川北路崇明路九號上海招待所服務的女接線員，招待所電話接線室對窗戶就是美軍住的前新亞飯店。近來天氣炎熱，就把窗戶打開乘涼，被這些美軍看見，時常對我們高聲叫罵，不知在講什麼鬼話，我們也不回答一聲，那些美軍自知無趣，就下辣手了，昨天

把啤酒瓶三隻擲進接線室，瓶內裝的不知是何種臭藥水，顏色是棕色的；恰巧尚未傷人。而那些壞東西鬼心未死，今天晚上九時廿分又擲進無線電上接粗線的玻璃棒重約一斤半，幸好只有接線生一人在室，沒有擲到，祇被擲碎玻璃二塊，若是擲到頭上，死了豈不冤枉。這樣下去終難逃他們的陰謀，現懇借貴報一角披露，懇請各界讀者賜告對於上項不幸事件可有良好辦法對付他們。

王君謹懇

八月十二日晚

八月廿六日文滙報讀者將江民敘述目睹美軍侮辱中國婦女的事實說：

「昨夜我同一個友人在南京西路散步，當行至距國際飯店東約六七家門面的地方，見有三個美國水兵癡狂地向東走路，大約是喝醉了酒，抑或故意裝病態，走起來忽而闖向左，忽而往右偏，跌跌衝衝委實好笑，所以我的視線便老是注意着他們——三個「爛水手」。

那時候，東面走來一個約廿五歲左右的女郎手中提着東西，一本正經地趕路，甫經行近美兵身旁時，其中一個美兵突不顧羞恥地將該女子胸前亂摸。那時候我看到這女子真尷尬極了，便用盡全身之力掙扎，終算被她掙脫了魔掌。而看這個不要臉的東西，却很得意地發出病狂的笑聲。」

九月十三日文滙報載：常熟少婦陳招弟，住虹口大連路福壽坊二號過街樓上，昨晨零時許，因天氣燥熱，室內無法入睡，遂持席外出露宿，詎至零時半許，陳正赤臂露腿，酣然熟睡之際，突有酗酒美兵二名，道經該處，瞥見陳婦席地而臥，竟至情不自禁，將其由夢中

喚醒，強行非禮，陳見狀大駭，當予堅拒，至觸怒該二美兵，竟以皮鞋向伊頭胸各部猛踢亂踏，陳婦當受重傷，門牙四枚且已脫落，血流滿面，遍體鱗傷，爲狀至慘。待該省警聞訊，肇禍美兵早經逃匿無蹤，當由崗警將傷者車送醫院急救，聞傷勢嚴重，恐有生命之虞。

九月十六日，昨天侵晨零時跑馬廳內又發生非列濱籍美國陸軍一名，企圖強姦仙樂斯紅舞女周根弟，因女拒絕不遂，該美兵突動武以巨靈之掌將女擊倒暈厥，復奪取伊所佩手提皮包一隻而逃。查周根弟年華雙十，略具姿色，家居南市魯班路十五號，向在仙樂斯伴舞，前晚有菲籍美兵前往行樂，酣舞之後，於午夜將周女帶出，兩人步入跑馬廳內草地不料該兵獸性勃發，企圖將女強姦，經女加以拒絕，遂惱羞成怒，對女頭部猛擊，女遂暈倒。該兵復乘機將伊手皮夾一隻（內貯舞衣一件現鈔二萬元）劫去而逃。移時有美國巡邏兵士經過，詢悉以上原委，立驅車四出偵緝該肇事美兵，但結果毫無端倪。周女祇得自認悔氣，垂頭歸寓。

美軍這種暴行，凡是足跡所至，就層出不窮，就連在我們國都所在地，還不是一樣嗎？如：

九月一日住南京中山北路服務某機關公務員張某之妻冰二人，晚間觀劇歸來，爲駕吉普車二「友邦」軍人跟蹤追上，其妹經掙扎逃脫，其妻則曾被拉至某草坪上強姦，達一小時之久，衣褲盡被撕破，乳胸重傷。當行姦時，有挹江門憲兵隊長張紹卿目見，竟未敢干涉，僅予事畢護送回家。該二「友邦」竟揚馳而去。

九月三日重慶新華日報南京專電說：九月三日抗戰勝利週年紀念，南京人民的臉上喪失

了歡笑，許多民營報紙上爲勝利招魂。一位婦女寫給一個報館的信中說：我在家鄉淪陷的時候，遭六個鬼子侮辱，千辛萬苦逃出來，不幸又被高鼻子盟軍施以非禮。勝利了還鄉，路遭匪劫。父母被內戰砲火打死，房屋也被毀了。

在重慶也是如此：

六月二十八日重慶市會仙橋會仙大廈，爲本市可數之大旅社及浴室，（二十八日）晚七時許突有美軍○號登陸艇水兵四人，進入該旅社浴室，遂有招待員出面操英語招呼，四人無理直衝浴室門側，該招待員卽以此係「女浴室」。渠等聞悉，哈哈笑，相攜向內直闖，攔阻不住，乃急呼女浴室緊閉室門，四人破門而入，見內均係婦女適在沐浴，渠等無理拖拉，舉動無聊，作種種無恥狀，言語難以形容。衆怒紛起，強拖門外，渠等大怒，并將該社加以搗毀，該旅社急電警局外事科前往制止，迨官警至時，渠等已欣然而去，殊料廿九日午三時許渠等復率美水手二十餘人又至該處尋事，再將該店大肆搗毀比前次尤甚，官警至時又逸去，官警返局渠等再至破壞，該旅社經美水兵三番搗毀，已狼狽不堪，全部設備盡遭毀壞，損失頗鉅，刻該社已呈請治安機關緝辦，并聞日內將招待新聞界，申述外人污辱之真象。

四 主權何在，美軍搜人

美軍在中國的種種暴行，已够無辜的老百姓受了，可是，他們還要侵害中國的主權。我們來看無故被搜查人的申述吧：

九月四日上海一讀者給文匯報的信，內稱：

編者先生：

我奇怪一個居住在自己國度裏的國民，外國軍人竟以手槍對路人實行威脅檢查，實令人感到不解。

事實是這樣的，本月二十三日晚，我和一位同學，從靜安寺下電車後準備回華山路的宿舍，時約十一時左右，走經迪化路時，有美軍四名迎面而來，待走近時，四人突形包圍，阻止去路，並講英語數句。我因事起突然，未能聽清，故說簡單英語詞問，「What?」其時已有兩人對我那位同學實行檢查，繼而又同樣的來檢查我，我知道行爲在他們是犯法的。對我呢？更是一種污辱。我反抗的說：「No!」。可是，事態對我變得更嚴重了，一個較矮的美軍說：「No?No?」同時則從腰間取出手槍，對着我的前胸「No?No?」猙獰而諷刺的說。終於我是在他們包圍和手槍的威脅下被檢查了！最後「Go!」一個命令，我和那位同學帶着滿腔的憤慨回到宿舍。

我將這事告訴同宿舍的一百多個青年朋友們聽，誰都不能找出理由來解答這事。

一個讀者卜秋雪謹啓八月廿五日

九月十五日天津大公報在讀者來函欄內發表一文，內稱：其秦皇島寓所曾於本月八日遭美憲兵三人搜查，當時並無中國警察陪同前往。美憲兵此種行爲實係侵犯中國主權，有礙中美邦交云。

上面美軍種種暴行，只要是美軍到的地方，就接連不斷發生，如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青島、漢口、重慶等都可以看到他們酗酒、奪劫、毆傷、姦淫婦女的種種行爲。這種

行爲連他們駐華海軍最高統帥柯克上將，三月下旬在滬記者招待會上也不得不承認駐美軍「確有越軌行動」了。這種種行動也確使中國人民不明白，難道這就是美國駐華的任務嗎？

美國兵士和上海市民

肆無忌憚的行爲和廉價的血！ 萬歌

勝利前上海市民在不安和屈辱的空氣中生活了四五年，但在勝利已久以後的今日，上海市民又開始在不安和屈辱中過活了。在前一個時期，屈辱和不安的來源是我們民族的死敵日寇和奸僞；但今天，這使我們感到屈辱和不安的却是我們的「盟友」——駐在上海的美國的軍事人員。

美國兵剛到上海時，亦曾受過上海市民的熱烈歡迎，因爲在這淪陷了四年的上海市民的心目中，他們是死守巴丹半島的英雄，他們是在琉璜島上豎起美國旗的勇士，他們是轟炸東京的超級堡壘的飛行員，他們是開闢史迪威路的叢林戰士，一句話，他們是羅斯福四大自由的使徒，他們是解放者。他們是紳士。他們打倒了日本法西斯，他們尊敬中國，他們是中國的盟友。

這時，盟軍一在街上出現，定會受到層層市民的包圍，千百隻大姆指爲他們豎起，千百聲歡呼聲爲他們而響起，隨着盟軍俱來的吉普車，更是上海市民心愛的玩物。撫摩一下便可

得到無限滿足的。

但今天，街頭上或許仍有幾千百個人圍着美國兵，但燃燒在上海市民心頭的已不是友愛而是憤慨。他們再也伸不起誇揚的大姆指呼叫「頂好」，他們幾乎要拔出粗壯的拳頭；因爲在今天，這些美國兵中有着毆擊中國的人民暴徒，有着調戲中國婦女的惡棍，有着使中國內戰如劇的幫兇，吉普車也不是人人愛好的玩物，他們是橫衝直撞的，噬人的野獸，像看見喝醉了酒的水兵在搖擺着身體向你走來一樣，上海市民們看見吉普車駛來時趕緊避而避之猶恐不及，再也不敢親近它了。

從友好到惡感，上海的市民對美軍的態度已有了近乎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站在維護中美傳統友誼的立場上，這是一個無可補償的損失，但這不是沒有原因的，友誼不能一晚中建立起來，惡感豈又是祇因一兩個美國兵的軌外行爲而造得成？

單打毆最近一二月以來的報紙看，便會發現這一連串使人憤慨，並爲中國羞慚的事實。這裏有黃包車快因不拉美國兵而五指被割斷的慘劇。

這裏有六歲的孩子被美軍吉普撞死空留着七十餘歲的老祖母抱着她血肉模糊的孩兒啼哭的慘劇。

這裏有蒙難烈士的未亡人張詠春夫人及年十七歲的孤子張平蓀同被美軍吉普撞死的慘劇

這裏有本報工友黃金元無故遭美水兵毆擊右眼青腫血流滿臉的慘劇。

這裏有中國女子在路上被美水兵走來在胸前亂摸的辱華行爲，中國女子用全身的力量掙

脫魔掌，水兵却以此爲樂發出瘋狂的笑來。

這裏有美軍槍了皮鞋不算還將鞋鋪門衝打得粉碎，並將路人打得頭破血流的兇劇。

這裏有美軍在跑馬廳中強姦舞女不遂便將舞女擊昏劫去財物逸去的荒唐事時。

這裏更有，……

這裏更有，……

記不勝記了，還發表一個數字來舉一反三吧，單八月一月被美軍吉普撞傷送入廣慈醫院醫治的同胞便達三十五起之多，平均一天發生一次以上，報上發表的最多只是其中的十分之一，無怪有人要沉痛的喊出：「廉價的中國血」！

兇案慘案不但在上海發生着，在秦皇島，美軍突入中國住戶搜查，在北平，學生穿了美軍卡機褲便被美軍射殺，在南京中國婦女遭洋兵強姦，中國憲兵隊長不敢上前查問，（注意呵！報紙已經用起「洋」字來代替了。）

四強之一的中國大國民，男同胞在遭兇毆，女同胞在被羞辱，打落了牙齒正在往肚中嚥。羅斯福一生的主張便是爲人類爭四大自由，但美軍一日不退出上海，一日不退出中國，中國人民便一日不會有「無所恐懼的自由」。

本報記者也曾爲這一連串的不幸的事件向上海美軍當局探詢意見，得到的回答是：（一）中國人不知走路，那種在馬路上亂跳亂跑亂衝的走路方法在美國是要被捕罰錢的；（二）上海市民常有暴徒行爲，幾百幾千個人把美兵圍在中間，儘情鼓噪戲謔；（三）中國的報紙報導失實，以後應該多注意事實；最後還說如屬美水兵肇禍都經處罰了的，或一月勞役，或

二月拘禁，或是驅逐出伍，送回美國。

一句話，面對着上面例舉了的一些兇劇，羞辱，他們並未表示歉憾，還怪中國人「不懂走路」，「暴徒行爲」，「中國報紙報導失實」(！)

說這些話的人氣概太高昂了，他們忘掉了這是中國的土地，既不是菲律賓，更不是美國政府統治下的朝鮮，他們沒想一想他們這樣趾高氣揚的在上海在中國猖獗，有着什麼法律上的憑藉，中國人民並未請他們來做不易侍候的「貴賓」。照這樣下去，美國共和上海市民間的裂縫，將只會一天深似一天，中美之間的友誼將只會一天冷似一天。

爲了共同戰敗日本，美軍無數俘虜曾遭日軍虐殺，轟炸東京的飛行員更會遭日本法西斯用大刀來砍頭，中國人對美軍的好感和崇敬便是由這些志士們的鮮血和頭顱換來的，我們重視中美友誼，美國人民也不應讓目下在華的美軍將這珍貴的友誼日漸破壞，爲了中美二國人民的繼續友好相處，我們要鄭重請求駐華美軍早日撤回本國，讓中國人民早日恢復無所恐懼的自由。喝醉了酒搖擺着高大的身軀的美水兵又在路那端迎面走來了，中國人民不能老灣入小弄躲避的。

(九月二十三日上海文匯報)

人力車夫對美軍的控訴

夏其言

正當美國的人民團體號召「美軍退出中國週」的時候，上海發生了美兵一拳打死黃包車

夫臧大二子的慘案。有人別具用心厚着臉皮說：美軍駐華是「徇中國政府之請」，果爾，那末請你們聽聽上海的三輪車夫與黃包車夫對「中國政府」所「請」的美國兵爺的觀感吧！

記者會費了一整天的時間，訪問了四十幾個車夫，從人力車夫互助會到三輪車夫合作社從街頭的「車夫飯店」，到郊區的車夫之家（棚戶），這裏將提供一些最樸實最真切的有關於美國兵的資料。我說樸實，因為他們絕無「政治企圖」，不像某些大人先生們的裝腔作勢，昧着良心打官話；我說真切，因為他們所說的全是親身經歷，至少也是親眼目睹的事實。

首先，他們大抵都不否認勝利後美軍初臨上海時的那種營業上的「景氣」，當時由美金一元，可抵偽幣數十萬，車夫（尤其是三輪車夫）們是的確莫不目美兵為洋財神的。一位崇明口音的三輪車夫語記者，那時租車子有所謂「挖班」這名稱，「挖」到一班，就等於發到一筆小財。而略諳英語的，尤為個中驕子，據他說：當時有許多汽車夫都拋棄了本行去駛三輪車，甚至「外國話攪好」的寫字間先生與小學校教師都有，「但是」，他說：「進賬雖好氣難陶，他們從來就不會把你當作人看待，有時四個人坐一輛，有時二男一女座一輛，有時在車上儘跳儘叫，有時拔拳就打……」。因此在當時，他們說：要做美國兵的生意，必須具備兩個條件，其一是懂得「洋涇浜」，其是有挨打的勇氣與忍性！至於挨罵，「台姆發格」之類真是家常便飯了。他們的結論是：「這是車夫的黃金時代，但是憑良心說：除了他們當時的豪闊之外，美國兵與日本兵，在我們車夫眼中，尿與屎一樣臭！」

在車夫們看來，他們有比日本鬼子更下流的行動，儘管有人要求學取美國式的「文明」。一個常熟口音的三輪車夫在進賢路的街頭攤飯上以最卑賤的口吻告訴記者：他曾兩次碰到

急色的美國兵與白俄妓女。到了目的地久久不見下車，在下着蓬子的車廂裏從事性行爲，而且還恬不知恥，「當儂嘸介事。」至於在車上當衆接吻，擁抱，乃至撫摸異性等猥褻行動更是司空見慣，不勝枚舉了。

有好多車夫被美兵毆辱是因為他們不知道祕密賣淫的所在地之故。這種所謂祕密賣淫包括許多「新奇」的玩意兒，諸如裸體跳舞，活動春宮之類。一個五十多歲的黃包車夫對記者說，他有過這樣的經驗：「美國兵先是裝手勢，表示他需要什麼，我雖懂得他的機變的要求，（要「立」的，而不是「臥」的），但委實不知道在什麼地方，這就挨了打」。類此的情形太多了，你如果告訴他們說：這些美國兵都是「徇中國政府之請」而留駐中國的，那末我敢斷言：車夫們這「中國政府」四個字一定會目瞪口呆！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車夫告訴記者，美國兵現在「愈來愈壞」了。最普遍的是短付甚至不付資，有的逃跑，有的溜進酒吧夜總會，叫你等得不耐煩時，自認晦氣，就此拉倒，但就大體而言，這些還算是比較「上等」的，此外更無恥的也多得的是！

有很多很多的美國兵現在是經常不給車資的，他們不僅不以為恥，還故意的「裝筒頭」！明不會付過車資，有的反說車夫向他「敲竹槓」，有的說是車上遺留東西忘記拿走，硬說給車夫偷藏了。半數以上的三輪車夫會告訴你關於這一類美國兵的新花樣。其中有許多不僅白拉（或白踏），車夫汗流浹背，一無所得，反竟被警察憲兵之類拖去，「禁閉」幾小時。「天知道我們終究犯了什麼罪」，三五個車夫異口同聲如此說。

一個比較斯文的三輪車夫說：「美國兵除喝酒玩女人與打車夫之外，再也沒有旁的事情

可以做了」，記者跟這位車夫曾經有過一段比較長時間的談話，就他所知，說美國兵是文明國家的人民，完全是「欺人的夢囈！」他說他知道美國兵根本叫黃包車做「兩腿馬車」的。他說：「他們根本就不把我們當人！把我們看成兩隻脚的馬。」他還舉出好多實例，說美國兵不僅對「兩脚馬」的車伕如此侮辱，即對自命為「高等華人」者也非常「不敬」的。譬如說當車輛擁塞時，三輪車（或者黃包車）上的美國兵便會跳下去聲色俱厲地「教訓」停在他前面的自備汽車主人。據說北京路與西藏路上類此的事情常有發見，有些高等華人委曲求全，不與計較，也有少數「不賣賬」的起而爭執，但總而言之，美國兵眼中的中國人（連一切自命為高等華人在內）都是不够文明的野蠻種却是事實。

他們從來不曾想到自己駕駛着（Full Speed）的吉普車在通衢大街上橫衝直闖是違反交通規章的，他們只是突出眼珠死罵人力車伕，在許多「毆打事件」中，三輪車與黃包車伕都「命定的罪人」，明明是他的吉普車撞上來的，卻來勢兇兇的跳下吉普車來痛毆車伕，不問情由，也不准抗辯，這類事情幾乎沒有一個車伕能够倖免。

四十多個車伕中有二十個光景對記者堅決表示了他們的心願：從此不再做美國兵的生意了，「孫子王八蛋再高興拉美國兵白費力氣沒得錢，還要挨打送捕房！」他們也知道並不是個個美國兵都如此，但事實告訴他們：好的實在太少了，現在拉美國兵有如冒大險，十之九是倒霉的！

其中也有幾個車伕告訴記者：不拉（或不踏）也不行，除非你永遠避開他們，要不然，他們的拳頭皮鞋就會逼着你拉！慘痛的經驗告訴他們：在美國兵的前面只能說「Yes」，不

能「NON」的。不論身體疲乏，路徑不熟，乃至「交班」的時間已到，你都不能拒絕，否則拳打脚踢之餘，到頭來還是「不得不拉」。

一個千真萬確的事實是：他們不再像勝利初臨時那樣，一窩蜂的爭先恐後搶着做「洋財神」的生意啦！

記者順便告訴他們說：他們國內有人要求「美軍退出中國」呢，這些受過拳打足踢的文明洗禮的車伕們，莫不謝天謝地額手稱慶。

在麥根路的人力車伕互助會裏，一個候診的車伕說：「我們受到中國巡捕的歐辱也真够了，現在還要加上美國兵爺的打罵。我們拉車就永遠是挨打的苦命。」

這裏，我記起那個斯文的三輪車伕的話來，他說：政府說取締人力車是爲了人道，我看是爲了讓美國兵駕駛吉普車的方便吧，要不然政府給我們車伕一點小恩惠——能禁止美國兵的橫行不法，也够「人道」了。⁴的結論是：美國兵留一天在上海，車伕們多吃一天苦頭！

臧大二子是死了，成千成萬的車伕在担心中他們將做臧大二子第二，他們如果可能向美國的杜魯門總統發言的話，他們一定會問：你們美國軍隊駐在中國果真是「徇中國政府之請」的嗎？果真是專爲歐辱甚至打死車伕而來的嗎？

（九月廿八日上海文滙報）

天津美軍如此這般

（天津通訊） 金施

北甯公園——美軍狩獵場所

距市中心九華里的北寧公園，這是天津市高等仕女們每晚消夏的聖地，那兒雖沒有如北

海的幽靜，但一樣也有澄清的湖水，恬靜的走廊；因為既是消遣的地方，自然也是美軍們遊逛的場所了，他們可以任情的調戲年青底的婦女也可以不給錢拿去小販們面前的糖果；至於用照相機，攝取女孩子們正面或半面的像，更是他們的得意傑作。不過，因為是在加緊維持治安時內，別的遊客到這裏，必須遵守不能通過架有鉄絲網的地方的規定，然而美軍們却不同，他們雖然在地理上不如天津人熟悉，但在行動上却可與輿所之；而且鳴槍作戲，更是他們每一個人的嗜好和特長，他們把一支支雪亮的槍，舉向廣漠的田野或天空，然後撥動機紐，於是轟的一聲鳴放了，使那些歸巢的燕子們帶着疲倦再飛走開去逃避着。正在散步或閒談的人們，掛出了驚懼的表情，然而他們縱情底笑了，守園的警衛們常常是以羨慕的表情，鑑賞着美軍們射鳥砍樹甚至痛毆小販的「天真」表演，但對普通遊人們多半是報以監視的目光

槍聲驚夢，流彈無情

自從北寧路慘案發生後，市民們對於美軍的任意鳴槍，已經視爲是一種對於生存底威脅了，可是幾日來津市却常常聽到夜間槍聲，有時一夜之間竟達十數次以上，當你閉起眼來剛要睡去的時候，往往爲宏大的槍聲所驚醒，究竟是美軍鳴放呢？還是警憲們捉拿逃犯，第二天報紙上沒消息，治安當局不作說明，因此更增加了市民底惶惶不安。

市民們怕聽槍聲，並不是爲着擾害了他們甜蜜的好夢，而是生怕不長眼睛的子彈落在自己身上，這不是他們多餘的顧忌，事實上這樣的事並不是沒有過，如第二區光明道附近，本

月臨日夜開十二時，車們因為追捕一個逃跑的士兵，流彈竟將附近的值崗警察擊斃，而且還槍傷了一個路過的平民，對於這事，當局在公文上儘可用因公殉職或誤傷行人之類之文句，呈報在主管機關去，可是無辜的老百姓却遭到傷害了。（摘自九月廿三日文瀾報）

從北平到山海關

洛 磊

過了天津，代替水的風景（雖然這里也有），與成為旅客話題同時，大批的美軍出現了。在濘泥路上或淺水中，蠕蠕而行的吉普和大軍車，全副武裝，仰着頭或低着頭守在每座橋頭的陸戰隊；遠遠近近的樓房飄揚着的星點旗，這一連片，構成了自天津一直到山海關的主要風景。

特快車也好像專為美軍開的，在不應該站的小站也站了，因為這裏美軍要上來下去，那裏美軍或補充軍火糧食，於是火車便因此誤點。

美軍可以逮捕所謂治安嫌疑犯，而把良家婦女作為娼妓調戲，甚至在車上不可一世武裝的「國軍」，也只能以苦笑回答他們的揶揄。

這是車上所見到的：一個美軍搖醒正在打瞌睡的「國軍」後，說：「我想你一定是將軍，好的給你一點糖」，說着便把糖塞進這位睡意猶存的「國軍」嘴裏，而對於這，那位對自己同胞如對殖民地土人的英雄，只報以受寵若驚的淺笑。

當火車剛開出某小站又有這樣的事情：一個美軍一手提槍，一手把住一個中國女人腋下

乳旁的部份，使她走起路來，身子不自然地斜着，另一個也是手提着槍的美軍，每當走一步，槍口便往那女人的背上一杵。那個女人犯什麼罪呢？她的衣襟已被撕破，頭髮蓬鬆，臉有污漬，如同欲押往刑場，經過了一番掙扎而已疲倦。看那二個美軍的神氣，也像是耍拿她去槍決。這樣事情，來自平津的人本不該大驚小怪的，祇是這裏給我的印象，是如自己正在馬來亞或安南旅行。我還看到有許多短矮的中國大人和小孩，以及一些散兵之類，隨在背後哄笑。於是我想：如果魯斯的記者們看到，誰敢說不把他們攝進鏡頭刊出，而標着題目「中美親善」呢？

你們還沒有來這裏避暑的幸福吧，在秦皇島，在北戴河，睡覺吃飯，以美金計算呢？

（摘自九月十一日上海聯合晚報）

